列宁对俄国民粹主义的辩证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张 妍，李世旸

（东北林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6）

摘 要：列宁对俄国民粹主义的辩证批判，为中国当下科学审视资本主义、甄别各种社会思潮，以及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导向，具有丰富的现实启迪价值。深入反思列宁关于辩证批判俄国民粹主义的重要论述，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的一次深刻巩固，更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前行的关键所在。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坚定地坚持并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地位，还有助于我们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探索出一条既符合时代潮流又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

关键词：列宁；俄国民粹主义；辩证批判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5）04-0015-08

收稿日期：2025-04-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FKSB045）：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大众文化的理想与现实研究。

作者简介：张 妍（1978-），女，黑龙江大庆人，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李世旸（2000-），男，宁夏银川人，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5.04.007

俄国民粹主义，作为 19 世纪 60 年代在俄国大地上蓬勃兴起的一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其思想根基深刻地烙印在了俄国的历史长卷与社会革命的图景之中。这一思潮因其倡导者自诩为“人民精英”的平民知识分子群体而得名，他们怀揣着对俄国人民福祉的深切关怀及对社会变革的迫切渴望，却又不可避免地沾染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交织成一幅错综复杂的历史画卷。列宁在此期间系统批判了俄国民粹主义的村社社会主义思想、扭曲的资本主义观、片面的人民观念与唯心史观，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扫清了障碍，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地位，直到今天依旧具有重要价值与启示。

一、俄国民粹主义的核心观点

俄国民粹主义是民粹主义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是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是俄国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反对俄国封建统治和地主阶级形成的意识形态。其思想体系十分完备，在经济、哲学、文化等多个领域都有深刻体现。但在俄国民粹主义的发展长河中，无论是早期的激进革命者还是后期的自由派别，均共同秉持两大核心理念：一是在哲学方法论维度推崇主观社会学与“人民”主体论，二是聚焦“弯道超车”的愿景，试图绕过资本主义，直接利用俄国农村公社的独特条件跃升至社会主义的彼岸。这些观点共同构成了俄国民粹派独特的思想体系和社会政治纲领。

（一）俄国民粹主义的村社社会主义理论

村社作为俄国农村的一种自治形式，由相邻村庄的农民基于共同利益自发联合而成。其历史渊源可追溯至古代斯拉夫部落时期，那时人们以家族为单位共同耕作，构建了基于血缘与地缘的紧密社群结构。随着时代的演进，村社制度在俄国农村自然发展，直至 19 世纪中叶前，一直是农村治理的核心力量。在村社内部，农民们形成了紧密的互助合作关系，不仅在农业生产上相互协作，还共同参与宗教活动、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保养，并通过设立内部管理机构来维护社区的和平与秩序。村社的土地被视为集体财产，遵循内部惯例进行定期且公平地分配，体现了平均主义的原则。同时，村社成员间相互承担连带责任，共同分担国家税收、自卫防御等公共责任。村社原则上实行民主管理，村社成员不仅享有参与决策、表达意见的权利，还承担着监督与制衡的义务，共同推动村社的发展。村社的决策过程往往伴随着深入的集体讨论与协商，通过达成共识来制定符合社区实际的规则与制度。

俄国民粹主义思想虽历经变迁，派系纷呈，但其核心始终聚焦于探索一条超越西欧资本主义模式的独特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核心理念以“俄国公社传统优势论”与“跨越论”为标志，尤显于19世纪中叶的革命民粹派之中。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在目睹俄国农民的苦难遭遇后痛斥农奴制度，更在十二月党人革命挫败后，对沙皇专制深恶痛绝，对俄国未来感到绝望。恰在此时，奥古斯特·哈克斯特豪森于1845年考察俄国后发表的《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横空出世，书中高度赞誉了俄国农村公社的独特价值，为赫尔岑等人点亮了希望之光。此后，民粹主义者们便坚信，俄国凭借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能够绕过资本主义的阵痛期，无需重蹈西方历经苦难的资本主义道路。俄国民粹主义者珍视村社传统中的“平均”与“民主”精髓，视其为抵御资本主义侵蚀的天然堡垒，乃至通往理想社会的坚实桥梁。他们深信，俄国农民作为共产主义的天然选民，在村社集体主义的沃土中孕育着社会主义力量，足以引领革命，成为跨越资本主义、直达社会主义的主力军。恩格斯在与特卡乔夫的论战中评价道：“这种认识由赫尔岑传给了巴枯宁，又由巴枯宁传给了特卡乔夫先生。”① 特卡乔夫是革命民粹派的代表人物，他在与恩格斯的论战中表示俄国人民绝大多数是“本能的革命者”，比西欧人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②。恩格斯则在其著作《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针对俄国民粹主义者所秉持的空想社会主义观点展开过系统的批判，并重点谈论了“跨越论”的条件。

（二）俄国民粹主义的主观社会学与片面的“人民”主体论

俄国民粹主义者所宣扬的主观社会学主张遵循自然规律，并不否认世界的物质性，不寻求改变现实以适应个人的主观要求。而是倡导调整需求以适应现实，受康德“自由意志”理论启发，他们认为人在理论理性上应遵法自然法则，但在实践理性上应享有自由，人们可以依据道德律令自主选择。基于此，他们坚信人类能自主选择更好的社会制度，而社会主义正是实现人类解放最理想的制度。民粹派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就曾指出：“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的本性的这种或那种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③ 拉甫罗夫以主观主义为武器，否定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抨击资产阶级的实证科学，认为客观主义不过是在为俄国可能发展资本主义而辩护。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④

基于主观社会学的哲学基础与当时俄国的现实处境，民粹主义者形成了自己的“人民”主体论。拉甫罗夫讲道：“未来是属于人民的，剥削制度应该终止。”⑤ 但需指出的是，由于俄国社会生产以农民为主体，民粹主义者所言之“人民”更多泛指俄国的农民，甚至于早期民粹主义者像排斥资本主义制度一样排斥俄国兴起的工人阶级，认为俄国农民先天具备共产主义特质，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民粹主义者认为“知识分子对人民欠有无法偿清的债务，”于是他们发起了浩大的“到民间去”运动，旨在唤醒农民的斗争意识。在《民粹派基本提纲》中他们就提出：“不倦地唤醒人民心中深藏的博爱平等的感情和使人民的精神经常保持在极其光辉的浪漫主义的高度，这些应当是民粹派活动的基础。”⑥ 耐人寻味的是，俄国民粹主义者们一方面高扬人民主体的旗帜，另一方面却奉行精英领导群氓，认为历史实则是由少数具有批判性思维的精英所塑造，而广大民众往往是在这些精英的引领下，以一种近乎盲目的方式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民粹主义者们武断地认为民众往往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在建设新世界时，人民不能，也不会起到任何突出的、首要的作用”⑦，唯有那些具备“批判性思维”的知识分子才能洞察社会理想的真谛，并作出明智的选择。这一立场不仅暴露了俄国民粹主义者对人民群众的极度不信任，同时也隐含了民粹主义的本质。

（三）俄国民粹主义扭曲的资本主义观

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触动了俄国民粹主义者的神经，他们既愤慨于沙皇专制，又目睹了资本主义对人性的侵蚀与社会问题的丛生，由此滋生出对资本主义的仇视心理。他们主张以农村村社为跳板，规避资本主义，直奔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切恐惧。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兴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9页。

②俞良早、李宝国：《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的思想解读及现实启示》，《理论与改革》2021年第3期。

③《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4页。

⑤⑥⑦《俄国民粹派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1页，第557页，第410页。

起并非历史必然，而是偶然，它带来的是不和谐、灾难与灵魂的堕落。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民粹派先驱竭力批判资本主义之恶，甚至呼吁即刻革命以保全农村公社，尽管当时资本主义尚属理论上的“可能”。“到民间去”运动被当局挫败后，革命民粹主义分化，自由民粹主义接过了“村社优势论”与“跨越论”的旗帜，但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上更显消极。此时，资本主义已在俄国扎根，民粹主义思潮中以“资本主义行不通论”“资本主义破坏论”及“资本主义微不足道论”最具代表性，反映了这一时期的俄国民粹主义的复杂心态。

沃龙佐夫认为俄国资本主义并非主动形成，而是在沙皇政权主导下产生的，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资本主义在西方只是一个发展过程，而在我国则是移植、是模仿。”① “俄国不存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最起码的条件。”② 他指出资本主义在俄国二十多年的发展中不仅没有进步，反而会倒退回农业社会。丹尼尔逊作为俄文《资本论》的译者，虽与马克思、恩格斯保持密切通信，但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上却与二人存在根本分歧，他坚信只有在村社联系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资本主义才能产生。据此，他认为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道路来发展自己的社会经济。他指出“如果资本主义更加发展，全体人民必将破产。”③ 要避免危机必须放弃资本主义制度巩固村社制度。尤沙柯夫作为民粹派著名的经济学家，在权威期刊《祖国纪事》上宣称，资本主义经济在俄国是“微不足道”的。他认为鉴于俄国农业生产的现状与所掌握的资本规模之局限，远未达到支撑资本主义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当时和最近的将来，资本主义生产都没有任何发展的可能，倒是应当看到它会进一步衰落。”④ 总而言之，俄国并非排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是受限于缺乏其所需的基本生产条件，若强行推进，恐将引发国家层面的全面危机。

民粹主义者的反资本主义理论，本质上是俄国民粹主义知识分子们“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的一种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时代特有的历史产物。”⑤

二、列宁对俄国民粹主义的辩证批判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广泛传播与兴盛，以米海洛夫斯基、沃龙佐夫等为代表的自由民粹主义者转而将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对其经济理论及唯物史观发起猛烈质疑与挑战。面对此境，列宁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姿态，对俄国民粹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追根溯源，批判俄国民粹主义的村社社会主义理论

民粹主义者秉持着一种独特的信念，他们认为俄国迈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不应经由无产阶级专政的荆棘之路，而应植根于他们眼中那作为社会主义最初萌芽与坚实基础的农村公社之中。在舆论的战场上，他们不遗余力地在杂志文章中猛烈抨击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刻意颠倒黑白，荒谬地将后者描绘成渴望农村经济崩溃、意图“迫使每个农夫到工厂的锅炉里去受煎熬”的恶棍形象。面对如此荒谬无稽的指责，列宁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对民粹主义者所倡导的村社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其一，批判民粹主义者混乱的哲学方法论。民粹主义者们沉浸在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之中，企图将农村公社固有的小土地所有制与资本主义社会所推崇的自由、平等、教育及文化等高级社会形态要素进行机械性的融合，却全然忽视了社会形态变革中最为根本的法则：一种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是决然无法与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的上层建筑实现无缝对接与融合的。民粹主义者既要又要的天真想法“正像果戈理笔下待字闺中的小姐想把一个求婚者的鼻子安在另一个求婚者的下巴上面一样”⑥ 。

其二，结合俄国农村公社的现实状况，指出村社制度绝不会是社会主义的基石。因为“村社的权力渐

①②④《俄国民粹派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55页，第659页，第64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2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

⑥《列宁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77页。

渐变成豪绅和乡村文书的权力，结果这个权力不但不去保护农民，反而成了束缚他们的沉重的羁绊。”[①] 列宁认为村社以其坚固的纽带紧紧束缚着农民，这种束缚实则极大地阻碍了劳动生产力、个人创新精神及土地所有制本身的健康发展。农民被紧紧束缚于份地与村团之内，其劳动力难以流向那些能带来更高生产效率和更丰厚个人收益的领域。另一方面，农民又要受到当局连环保与身份证制度的限制以及不断增加赋税的双重压榨。而民粹主义者又试图将村社制度固化，禁止份地的转让，这一做法无异于将农民囚禁于土地之上，此举非但不能解救农民于水火，反而会加剧农村无产阶级的困境，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沉重枷锁。在他看来，只有农民挣脱土地的束缚，才能摆脱当前困境。村社制度事实上已经成为富农和豪强方便剥削平民的一种形式。因此，将公社视为社会主义的基石，无疑是荒谬可笑的。

他进一步强调，尽管农民群体庞大，但阶级局限性注定了他们难以拥有并实现远大的发展前景。村社制度致使村民们彼此缺乏联系而相互分离，不仅无法形成强有力的革命力量，而且使沙皇的专制制度更加稳固。民粹主义者主张通过改良农村公社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是行不通的。他们忽视了俄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的现实情况，幻想依靠政府采取温和的改良措施来保护经济上弱者的利益。然而，在资本主义已经占据优势地位的俄国社会中，这种改良主义的做法无异于与虎谋皮，无法真正解决农民和工人的根本问题。在俄国资本主义已然发展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中，无产阶级的力量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而不可避免地壮大起来，最终，他们将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真正的掘墓人。

（二）正本清源，批判俄国民粹主义的唯心史观与群氓观点

自拉甫罗夫否定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与实证主义进步理论转而鼓吹主观社会学起，俄国民粹主义的哲学根基便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形成了鲜明对立。尤其是以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的自由民粹主义者公开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发难。在此背景下，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捍卫并发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正道扫清障碍。

其一，列宁批判俄国民粹主义者的唯心史观是脱离实际的，历史的发展是由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个人的主观意志主导的。米海洛夫斯基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认为社会现象领域与自然历史领域存在着本质的差异，而马克思却将社会经济运动的法则类比为自然规律。他进而质疑马克思未能如达尔文在其巨著中那般通过大量的实际案例与确凿的证据来充分支撑其唯物史观的构建。对此，列宁驳斥道：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不能仅凭主观愿望和理想就对现实世界加以改造。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以大量的客观事实为基石，深刻揭示现代社会演进规律的著作，列宁由此调侃米海洛夫斯基根本没有读懂《资本论》，没有领悟到其中蕴含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深刻内涵。其次，民粹主义者将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解读为机械化的宿命论，认为马克思所描绘的历史必然性缺乏明确的结果导向，抹杀了个体的自由意志。这实质上是对马克思历史观的歪曲。列宁指出历史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并不冲突，“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②]。民粹主义者不理解历史必然性的展开是由一系列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实现的，只能把所有问题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同时，列宁指出，历史必然性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无疑正是由那些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③]。列宁通过批判民粹主义者的主观社会学，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其二，列宁批判俄国民粹主义者轻视人民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的错误观点。首先，列宁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针对自由民粹主义者们一方面搬出早期民粹主义的人民主体论，另一方面却将人民群众视为无知的群氓并自诩为“人民之友”的行为，列宁深刻剖析了他们的阶级属性，指出“只要把‘人民之友’刮一刮，就可以看出资产者的原型”[④]。民粹主义者试图混淆阶级界限，将不同阶级的利益混为一谈，从而掩盖了真正的阶级矛盾。这注定了他们绝不会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其次，列宁深刻揭示了民粹主义者“人民”主体论的片面性，他们将农民视为革命的唯一主体，却对工人阶级这一关键力量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视而不见。更为甚者，他们不仅极力贬低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带来的社会变革，还错误地

①②③④《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5页，第26页，第27页，第20页。

将工人阶级仅仅视为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辅助性中间环节，而非核心力量。最后，列宁批判了民粹主义者虚伪的人民性，指出他们总是把劳动人民“看作是应当听命于走这条道路或那一条道路的材料，而从来没有把各个居民阶级看做是在既定道路上独立的历史活动家。”① 列宁强调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坚信唯有通过广泛的群众参与和坚定支持，依托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力量，才能实现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进而捍卫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才是俄国真正的“人民之友。”

（三）澄清道路，批判俄国民粹主义反动的资本主义观

19世纪末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成为事实，但民粹主义者却试图开历史的倒车竭力否定俄国已经发展得资本主义，妄图引领俄国回归原始的村社制度。对此，批判俄国民粹主义者反动的资本主义观已刻不容缓。列宁凭借详实的数据与确凿的事实，对自由民粹主义者的谬误进行了系统的驳斥，展现了其深刻的洞察力与坚定的立场。

其一，列宁批判俄国民粹主义者忽视了俄国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指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民粹主义者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系人为移植、非自发形成且难以持久的论断，列宁驳斥道“民粹派除了否认一切商品经济的基础——社会分工或宣布其为‘人为的’以外，就再也没有其他办法来建立俄国资本主义‘人为性’的理论了。”②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建立的关键在于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而俄国经济社会早已根植于坚实的社会分工与商品经济基础之上，这自然孕育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可行性。在俄国手工业生产领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已广泛渗透，传统家庭手工业与小手工业正在走向解体，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作为小商品生产迈向大机器工业的关键桥梁，其重要性不容忽视。民粹主义者将资本主义狭隘定义为机器工业的产物，实属偏颇之见。事实上，俄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民粹主义者忽视了俄国农村社会的重大变迁——众多农民正逐步脱离自己的土地，转型为工业劳动力，这一现实转变深刻重塑了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据此，列宁强调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③ 。

其二，列宁批评俄国民粹主义者只看到资本主义的破坏性，而忽视了它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的积极作用。民粹主义者坚信资本主义的推行会带来全体人民的破产和国家的彻底崩溃。丹尼尔逊在《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概况》中就将1891年发生在俄国的饥荒归咎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则以更为深远且敏锐的洞察力指出，“资本主义破坏了旧时经济体系的孤立和闭关自守的状态，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结成统一的经济整体”④。此时列宁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仅仅带来挑战与困境，它如同一把双刃剑。尽管资本主义的扩张伴随着剥削与不平等，但它同样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加速了社会分工的细化。列宁谈及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可以归纳为两方面，即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的社会化。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显著提升在俄国这片土地上催生了前所未有的技术革新，这些变革深刻区别于过往任何历史时期。劳动的社会化进程加速不仅促进了人口的广泛流动，还极大地拓宽了市场规模，使得生产活动从分散走向集中。这些特征都已在俄国社会发展中得到证实。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导下，这种集中化趋势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各部门间发展的不平衡与比例失调。列宁深刻洞察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之间的根本分歧实则源于双方对社会经济过程基本规律认知的截然不同。民粹主义者错在“企图证明这种不合比例的、跳跃式的、寒热病似的发展不是发展”⑤。民粹主义者将承认资本主义历史进步性的知识分子视为资本主义的辩护人，其实是“犯了过低估计（有时是抹杀）俄国资本主义最深刻的矛盾的毛病”⑥。

其三，批判俄国民粹主义者的经济浪漫主义，强调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民粹主义者认为俄国资本主义“微不足道”基于两种观点：市场局限与增值难题。一是俄国本土市场不足以支撑资本主义发展，因资本主义扩张摧毁小生产者，导致市场随小生产者萎缩和外部市场难以渗透而缩减。二是俄国市场内难以实

---

①《列宁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16页。

②④⑤⑥《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6页，第192页，第235页，第235页。

③《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6页。

现价值有效增值，高度依赖外部市场，而俄国作为后来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劣势明显，难以立足，因此民粹主义者对俄国资本主义前景持悲观态度。对此列宁首先论证了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发展的可能性。他指出，农民破产的加剧促使他们更多地依赖出卖劳动力，以换取货币购买生活必需品。这一过程中，农村居民的被剥夺与被驱逐，非但为工业资本释放了劳动力及其所需的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还奠定了国内市场的基石，所以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标志着国内市场的建立而不是缩小。列宁进一步指出民粹主义者的观点不过是英国小资产阶级代表西斯蒙第经济浪漫主义在俄国的复刻。西斯蒙第相较于古典经济学派的进步，在于他敏锐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多重深刻矛盾，包括生产过剩的困境、人口过剩的压力以及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现象。然而，他提出的解决之道——即巩固小生产作为化解这些矛盾的途径，其局限性在于未能充分预见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这一观点被俄国民粹主义者所复刻时，正值资本主义力量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积极排挤农奴制残余并侵蚀小生产者生存空间的历史时期。因此，这种重复不仅未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反而被历史洪流推至了维护旧有生产关系——即农奴制残余和小生产的反动立场，与时代进步的潮流背道而驰。在价值实现问题上，列宁则通过理论分析和统计材料证明只要各部门按比例生产，产品就可以在国内市场实现，国外市场并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外市场“绝不取决于社会产品（特别是额外价值）的实现规律”①。民粹主义者的经济观点不过是《哲学的贫困》中蒲鲁东观点的重现，这种思想不仅阻碍了我们对额外价值实现途径的阐述，同时也限制了我们对不变资本实现机制的理解。沃龙佐夫与丹尼尔逊在产品实现问题上宣称自己采用的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列宁戏称二人“有引用《资本论》的话来打自己耳光的卓越才能”②，指出他们错在“把抽象的理论问题和具体的历史问题混为一谈”③ 。从理论角度看，任何产品都有在国内市场成功的可能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的无限扩张性导致某些部门的投资过热，致使民粹主义者误认为俄国资本主义无法实现价值增值，归根结底是混淆了抽象与具体的辩证关系。

列宁通过对俄国民粹主义者资本主义行不通论、资本主义破坏论以及资本主义微不足道论的批判，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性与进步意义。同时，列宁也深知资本主义带来的深刻社会矛盾，因而具有历史暂时性。但是他坚信，在资本主义的阵痛与挑战中，工人阶级将不断成长壮大，最终通过革命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三、列宁对俄国民粹主义辩证批判的当代价值

列宁对俄国民粹主义的批判不仅是对过去的清算，更是对未来方向的引领。他强调加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重视生产力发展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至今仍是指导国家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理论武器。因此，深入研究列宁的批判精神与理论贡献，对于促进社会进步、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巩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领导权

在批判俄国民粹主义时，列宁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剖析了民粹主义理论的谬误，不仅通过严谨的理论批判，更辅以不懈的实践斗争，有效打击了民粹主义在俄国社会的影响力，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逐步奠定了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当今世界，民粹主义势力在西方卷土重来，其将发展与社会竞争视为社会不公之源的理念，与昔日俄国民粹主义不谋而合。他们鼓吹民族主义与本土主义，大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与反全球化策略，对中国的持续发展构成了新的挑战。面对此景，我们务必提高警惕，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意识，加大对各类错误思潮的辨识与批判力度，坚持党对意识形态领域文化工作的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

①②《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1页，第169页。

③《列宁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5页。

众的社会主义文化”[①]。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意味着精神文明的高度发达，意味着以开放包容的胸襟博采众长、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攀登并占领文化高地，党的领导，作为这一进程的核心引擎，一旦缺失，将直接削弱文化发展的信念与活力源泉。近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国家网信办通过开展“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加强网络空间治理；鼓励新闻媒体及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民理性看待社会问题，并通过推动建设公共文化设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有效批判了民粹主义思潮。未来，巩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领导权，要通过法治思维与法治手段的引领，强化文化发展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制度化建设，深化改革与文化创新双轮驱动，激发文化领域的创造力与活力，还需构建高素质、专业化的文化工作队伍，为文化繁荣奠定人才基石和智力支撑。在此基础上，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民众文化素养与审美品位，为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事业注入鲜活生命力与不竭创造力，推动文化繁荣与社会文明共同进步，共同书写属于人民的文化新篇章。

（二）加强资本监管以促进资本有效利用

俄国民粹主义者固守狭隘的国家观念，过分迷恋村社制度，忽视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相比之下，列宁对俄国民粹主义的辩证批判，超越了单纯的理论层面，他强调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是对俄国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性结合的典范。他指出：“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是一种超出了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的东西。”[②]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在俄国及全球范围内的兴起是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他既肯定了资本主义在推动历史进步中的积极作用，又敏锐地揭示了其固有的局限与弊端。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对资本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再思考，摒弃了将两者对立的传统观念，转而强调商品经济与市场机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杠杆效应。他坚信，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巧妙利用资本与市场机制的力量，以渐进方式促进生产力的飞跃，最终迈向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的成功实践，是对市场机制高效配置资源能力的充分利用，展现了资本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升生产效率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一创举为后世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融合之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启示：即在接纳资本主义发展成果的同时，需时刻保持警惕，有效应对其潜在的负面影响，并积极寻找平衡之道。

加强资本监管以促进资本有效利用，是中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要求既“放得活”又“管得住”。[③] 具体而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为资本设立合理的“红绿灯”机制，即在促进市场统一与公平竞争的基础上，强化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与无序竞争。同时，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完善市场准入与监管体系，构建更加高效的资本运行与治理体系。近年来，国家大力鼓励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加快推进《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进程，并通过制定和适时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金融支持与法治保障，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同时，通过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强化对资本市场的监管，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引导资本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监管机制，加强国际合作，推动资本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和人民福祉，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保障。

（三）坚持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

俄国民粹主义者自称“人民之友”，实则视人民主权为虚无缥缈的幻想，更是推崇一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权威来“抑强扶弱”，自诩“为民做主”，实则却维护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贬低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相较之下，列宁阐明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核心力量，彰显了其对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

---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②《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62页。

③《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

性这一根本属性的坚定捍卫。正是这份坚持，列宁引领布尔什维克赢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在后续征程中克服重重困难，赢得人民的广泛拥护。然而，74年后苏联的解体却成为历史的悲叹，其根源在于苏共背离了人民群众，特权阶层崛起，党内腐败泛滥，最终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这一惨痛教训警示我们：脱离群众，必将失去一切。

反观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传承者，自建党之初便将人民置于核心地位，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庄严承诺，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仅是对“人民至上”执政理念的坚守，更是与时俱进的创新与发展。在精准扶贫的伟大实践中，党带领全国上下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使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兑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的庄严承诺；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斗争中，党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迅速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保护了亿万人民的生命健康。这些具体实践深刻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紧密相连、命运与共的坚定信念与追求。

当前，历史现实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为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艰巨考验。在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进程中，公平与均衡的议题愈发凸显，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增进发展成果的普惠性，确保发展的每一分收获都能广泛而均衡地渗透至社会各个阶层，成为当前聚焦并加速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关键议题，考验着党的智慧与决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① 因此，我们应坚定不移地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将民众对幸福生活的深切期盼作为我们不懈追求与奋斗的根本目标。让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从而不断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与和谐发展。

列宁对俄国民粹主义辩证批判的思想遗产在当代社会依旧具有重要价值。他立足俄国具体实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实现了对民粹主义的彻底批判，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启示我们要正确处理发展与扬弃的关系，在“两个结合”中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只有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在守正中创新，在扬弃中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动力。

Lenin's Dialectical Critique of Russian Populism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ZHANG Yan, LI Shi-yang

(School of Marxism,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150006, China)

Abstract: Lenin's dialectical critique of Russian populism provides solid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China to scientifically examine capitalism, discern various social trends, and strengthen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present day. It holds abundant enlightening value for reality. Deeply reflecting on Lenin'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criticizing Russian populism not only consolidates the belief in Marxism-Leninism but also serves as the key to advancing China's modernization drive. This process not only helps us more firmly establish and uphold the theoretical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Leninism but also explores a modernization path for China's development that conforms to the trend of the times and possesses uniqu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 complex and ever-chang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t holds significant strategic meaning and practical value.

Key words: Lenin; Russian populism ; historical materialism

[责任编辑　如初]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